

考驗

費雷斯·彼得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考 驗

匈牙利 費雷斯·彼得著

趙 少 侯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年 · 北 京

書號 205

字數 102 千

考

驗

著 者 費 雷 斯 · 彼 得

譯 者 趙 少 侯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鎮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 1-35000
定價 5.500 元

一九五三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Peter Veres

L'ÉPREUVE

據 A. Sauvageot 法譯轉譯, Les Éditions Françaises
Réunis, Paris, 1951。



作 者 像

目次

譯者前記	一
瓦爾夏	三
考驗	六
讓·唐戈	八
堅持	一五

譯者前記

匈牙利作家費雷斯，彼得生於一八九七年。父母都是赤貧的農民。他只在小學讀了四年書，便投入社會，開始爲麵包而掙扎了。先後幹過看豬，長工，短工和築路的艱苦職業。

他很愛讀書，並且讀得很多。除熟讀了匈牙利的兩位古典作家裴多菲和阿攏尼的作品之外，更瀏覽了托爾斯泰，高爾基，巴爾扎克，左拉，法郎士等人的作品。

二十歲那年他被徵入伍，那時他已開始寫作。第一部小說爲和平而鬥爭就是那年完成的。從前線回來後，由於參加了匈牙利的革命運動，他曾一度被捕入獄。出獄後回到鄉間，從此便不停止地爲解放祖國，爲團結各民族的友誼而奮鬥。

在這期間他又寫了一本自傳體的小說：總結，在這裏面提出了並討論了有關匈牙利農民的各種問題。

一九四五年蘇聯紅軍解放了匈牙利，費雷斯任全國土地分配委員會的主席。一九四八年任國防部長及農民黨主席。農民黨是團結雇農和貧農參加人民陣線的一個政黨。

一九四九年他寫完了考驗，獲得匈牙利國家頒發的「柯蘇德」獎金。

他現在正在寫一部包括三部曲的巨作。第一部奴役已經出版。

本書中的四個短篇，雖然是四個故事，但故事的發生和主要人物彼此都有一定的聯繫。時間一般是在匈牙利解放前後。在書中我們看到由千百年封建地主殘酷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匈牙利農民還有一些保守性。小生產者的習性，對農業生產合作社懷有疑懼，而只有活生生的具體事例才能導引他們走向集體合作的道路。落後思想：自私、取巧、投機都需要用教育和自覺的精神來加以克服。

一九五三年三月

瓦爾夏

蘇利·基斯·瓦爾夏住在大街盡頭馬路邊上的皮匠營裏。皮匠營是一條死胡同。這樣的胡同有好幾條。這條胡同所以叫皮匠營，正因為瓦爾夏是頭一戶搬到那裏住的人家。（『瓦爾夏』的意思就是皮匠。）

住在大街上的是一些富農。他們住宅所佔的地，縱的方面有一畝地那麼長，都是從封建地主的地裏劃出來的。在這些基地之間，沿着舊日的土道兩旁有幾塊幾百米見方的平地，上面有幾所長工們住的房子夾在那些高大的房子的身後蜷伏着。這些房子佔的地是那麽零碎，那麽不整齊，並且那麽窄長，如果有個長工偶然要宰口豬的話，那就必須等候合適的天氣，等候不颶風，或是等一場大雪掩蓋上一切的時候，才能動手，因為富農們的大草梁都高高在上擋着那些小房，這裏飛出去的火星就許引着了草梁。

『基斯·瓦爾夏』姓上加『蘇利』這個綽號是由他這輩起頭的。他的祖父還只叫作基斯·瓦爾夏，因為那還只是一個提不起來的小人物。並且每年冬季，他真做着皮匠的行當兒。對於那些有錢的農民，一個皮匠，一個什麼都幹，會打補，會縫綻，會釘馬掌

的人是很需要的。人們爲一些日常的零碎活，一貫是不去找真正的鞋匠的。

『蘇利』這個字又當陰險講，又當齷齪講。基斯·瓦爾夏這個人性情是陰險的，他的帽子是齷齪的。並且永遠齷齪，因爲據說他戴了睡覺。事實呢，是和別的鄉下人一樣，他夏天總睡在外面。他頭上老戴着帽子，是因爲小時候，爲了某種理由，頭髮老是推得一乾二淨，頭就不免怕冷，戴帽子的習慣就此留下了。應該說明的是基斯·瓦爾夏的帽子，是世間花錢最少的一樣東西。說句實話，這頂帽子簡直是不成體統的一塊破布了。基斯·瓦爾夏生了氣，拚命罵人的時候，或是講述一個強盜打搶的故事的時候，老把兩手放在腦殼兩邊，往下拉扯帽簷，就像別人拉扯便帽前簷那樣拉。最後，帽子四面便一條一塊的掛了許多零碎兒。他於是把這頂帽子傳給他的頂大的孩子，那孩子的頭也有大人那麼大了。這一個到了適當的時候再傳給比他更小的孩子。等到這些小的也輪到要扔掉它的時候，因爲帽頂已完全穿通，帽簷已成了花邊，瓦爾夏就把它切作鞋底，墊在長靴子底裏。他，不管是給自己買或給孩子們買，經常總是買肥大的長靴。爲的是好走路，並且也穿得長久。要知道，瓦爾夏家裏，沒有可以拋棄的東西。

一九四四年的秋天，蘇利·基斯·瓦爾夏很快地回了家。這傢伙很機伶，他躲的正

是時候，因此德國人沒把他裹走。今年夏初，飛機大轟炸已開始的時候，有一天早晨，園子緊挨着他的住房的黃靴子薩包，堵着圍牆上一個雞洞對他這樣說：『喂，蘇利！你不是當過兵嗎？』『怎麼，當家的，你忘了，我們一起在哥尼格拉茲服過兵役的呀。』

『是啊，好像是那樣呢，所以我才跟你提這事。現在你好好聽着。小莫洛特乏河上的橋將來需要防守。指揮本區自衛隊的隊長讓我給招集一隊合適的人。這些人，將來我們要發給他們一張入伍證，他們就用不着加入軍隊，就可以這樣留下來在自己家園附近，用不着動身到老遠的地方，像喀爾巴阡山或俄國去了。你看怎麼樣？我寫上你的名字吧？』

『對，那當然好了，那可不錯，』基斯·瓦爾夏說，『不過我求你稍稍等一等，容我跟我老婆談一談。是幾時，應該去報名？』

『就是今天晚上，我得把名單交上去。打現在起，別過下午，你得給我一個回信，因為我不能等的太久。要報名的總有上百人呢。』

蘇利·基斯·瓦爾夏不僅徵求了老婆的意見，他還馬上跑到村公所去聽聽風聲。有一個看森林的瑪喀依是他的教父。從他那兒擠出了一點秘密消息。瑪喀依告訴他入伍證跟潮水似地遞上來。因為所有的人，一直到六十歲的老人都得應徵，所以搶先一步，別等號召下來，是妥當的辦法。

黃靴子薩包也有他的打算。拿他舊日做過伍長的資格，在負責守橋的小隊裏，他能當個頭兒。沒有個勤務兵或通信員，他就沒法辦事。可是在這小隊裏，儘是靠得住的農民，不是打靶協會的會員，便是全國勞工會的會員，這些人誰也不能給他當勤務兵。一個有土地的農民不能替另外一個農民擦皮靴，洗飯碗，送公文。因此，就用得着瓦爾夏這一類的窮光蛋了。

況且瓦爾夏天生是個當勤務兵的人。服役期間他就當過勤務兵。先是伺候那些老聲棍子，完全激於熱忱；後來就服侍那些下級軍官，最後跟了軍需處的一個少尉在整個戰爭期間，躲在捷克境內一個不出名的倉庫裏。

他對這一類的事情非常能幹。他知道怎樣掠奪人家的東西可還不失掉別人的信任。他總自覺地從他偷來的東西裏提出一星半點退還給原主，表示他的正直。富農們的母雞經常從圍牆飛過來，在他的園子裏下蛋，他過個一陣子就打發他的老婆或孩子給送回去一個小母雞下的滿帶着血的蛋，要不就是一隻逃過來的還帶着茸毛的小雛雞。孩子和老婆總得順着大街送過去爲的是證明他們不是『那樣』的人。不過趕上他的老婆偶爾弄出一盤炒雞蛋，或是一隻烤筍雞的時候，他們自己養的雞可都還長着茸毛呢，他也很坦然地嚥着這頓飯的滋味，這頓飯沒花多少錢，他也很知道它的來歷。吃足了以後，他兩手

把帽子往下一拉。

當俄國兵快到的時候，基斯·瓦爾曼一點一點地退出軍隊，再也不到橋邊去了，別的農民還留在那裏打牌喝酒耗時候。『俄國人來了，不把你們生吞才怪呢！』他心裏唸叨。

他永遠知道怎樣隱避在比他高強的人中間。還沒有人問過他，天上打霹靂的時候他躲在那兒。但現在他很安靜地躲在皮匠營底，他的滿地爛泥的小屋子裏了。黃靴子薩包的圍牆呢，兵士們推倒了一大段，以免繞大街上那個彎兒。薩包全家逃往國外去了，這所大房子搬空了，裏面住了兵。

這一冬天，他最操心的是賺點兒這個，撿點兒那個，此外便是如何很巧妙地逃避公共的勞動。他也真達到了目的，那是因為瑪喀依然當着他的看森林的差使，並且自從村長和村公所的祕書逃走後，看森林的和翻譯員在村公所裏就變成了頭腦。

等到新的村政府組織起來，修路工人巴洛格當了村長和共產黨的書記，安德列·拉茲當了村頭上人民小組的組長和農民黨的副主席，瓦爾曼就經常往村政府跑。那裏本來也有不少事要做。儘管他已是奔五十的人，可是如果需要召集人開會，他就跑在頭裏，

滿村這兒那兒的奔忙，如果需要到隔壁辦公室拿紙或墨水，或是到雜貨店去買東西，他也同樣地忙着去。

一九四五年快到春天的時候，傳來謠言說要分土地，要分舍達赫里伯爵的地，要分察打里和史來辛格的地，並且對於教會的地，也要稍稍割個邊兒，於是瓦爾曼就一心注意起地畝來。艱苦的粗笨活是不時興了，慢慢地過景了。偷偷摸摸是越來越困難了，因為農民都回了家，把推倒的圍牆都修復起來。至於大莊子，都有長工們看守。可是能顯身手的恰恰是這些地方。當然，時時刻刻有警報暗暗地傳來，說德國人快回來了，已到了這裏或到了那裏了。大家都能聽見底司察河方面的砲聲（其實是在轟炸河上許多坍塌的橋旁的冰層），這些新聞一直傳到皮匠營。瓦爾曼於是就混進黨的辦公室或跑到村政府，在這些地方俄國人曾裝設了收音站，他從那裏聽到說俄國人已到了奧地利，捷克，並且正向柏林挺進。他這才相信巴洛格的話，相信確是在轟炸底司察河裏的冰層，相信德國人再也不會回來了。

當消息傳到本地說應該組織土地分配委員會的時候，有一部分居民總不敢露面，不敢去開會。他們以為是又要攤派勞役。但是到底還聚齊了二百來人。安德烈·拉茲被推為會場的主席，由巴洛格來說明該作些什麼事。這才知道原來是要選舉委員會的委員。

由這個委員會去登記要求分地人的姓名，然後就分地。

瓦爾夏成了熱鍋上的螞蟻了。怎樣想法子打進這個委員會呢？因為不管怎麼說，近水樓台總是先得月，並且常言說得好：只要牛套上車，多少總可以拉點。

瓦爾夏爲了難。他是已經混在人羣裏了。但他僅僅能闖開一條路，站到了講台旁邊，讓那些領導們的眼睛看見他。他很虔誠地注視着那些領導們的眼睛，熱烈地希望着至少能引起他們的注意，就彷彿說：『看，我在這兒呢，我，瓦爾夏。我跟你們一起呢，我是你們一邊的。』

等那些發言的人勉強強強把問題介紹清楚，準備選舉了，任何人也沒想到用選舉或其他類似的東西來作祕密的選舉。就跟從前舉着森林的或舉街長一樣，還是用提名選舉的方式。

好是好，不過唱名的唱什麼呢？歡呼贊成誰呢？當問題只限於幾個頭兒像巴洛格，拉茲和另外幾個人的時候，事情倒很容易。基斯·瓦爾夏頭一個喊：『巴洛格萬歲！』『我們就是需要他！』隨後對於拉茲和其他幾個人，他也照樣這麼喊。在中間空當兒，他眼睛還釘着那些被選出來的人讓他們注意到他在場，他在爲他們奮鬥。

但選舉到了後來就變成這樣了：有個人提出一個名字。『他也得算在裏頭吧，安德

列·基斯。還有加勒里耶，納細也得算一個。『別人也不表示反對。總不能衝着人的臉說我們認爲你不成呀。』

名單越來越難湊。謹慎小心的人，胆子小的人，懦怯的滑頭是任何人也不敢提。胆大的滑頭很想提自己，但因為不能這樣辦，於是互相提名。彼此不自主地射着貪婪的眼光。基斯·瓦爾夏也把眼光在認識的人身上掃來掃去。提到某人或某人的時候，他就尖了嗓子叫喊說這個人能稱職，那個人也稱職。說真的，此刻留在自己家裏沒出來的人當中，倒真有些人是能幹的。但沒有一個人想到他們。但我們不要太斤斤較量。有人不出席，並沒有多大關係。主要是完成任務，把名單填齊。於是就有一個人，他是瓦爾夏曾經聲明可以算在裏頭的人，走出來報答他的好意，說該輪到瓦爾夏了，他也可以算在裏頭。

主席安德列·拉茲爲了神聖的民主是無論如何不會干涉的。如果那樣，旁人就會說他濫用了主席的特權。說他指定了人選。讓人民自己選就是了。至於歐節尼·巴洛格呢，他的全部政治經驗就是爲了好多嘴得罪了老闆和招工的，有幾次挨了警察的暴打。他只注意被選出來的人名是否全寫在名單上。

到後來，事情進行得順利了些。蘇利·基斯·瓦爾夏就這樣當了包括三十個委員的委員會的委員。

這對大家毫無損失，甚至於是有好處的，因為他知道怎樣讓自己有用。當然囉，不能把造名冊的工作委託他，因為他已忘掉大寫字母和小寫字母的用法，並且在表上各欄裏，他常把指年份的數字和指子女，指地畝的數字混淆在一起。但他的任務還是不少。

比方他在大門外人堆裏維持秩序，在亂哄哄的人聲中，有時候他會喊一嗓子：『夥計們，別嚷嚷啦，這裏不是酒店，』或是：『別抽煙啦，都斃死人啦。』要是有人反擊一下：『你不也在抽嗎，你！』他從嘴角上取下煙斗，舉起來說：『沒點着，我這兒叼着呢，叼是可以的。』

還有，當那些不慣寫字的手，寫得十分疲乏的時候，或是夜晚大家討論怎樣進行分地討論了很久以後，瓦爾夏總在手底下伺候着，到咖啡館找點兒潤嗓子的東西是很方便的。

那時，他已是共產黨員，不過加了小心，保持着相當的距離，爲的是事情到了需要反悔的時候好來得及反悔。對於從前參加過守橋隊伍的事，他很機警，一字不提。要是有人問起，他也早預備好了答覆的詞兒，他就說是黃靴子薩包強迫他幹的，爲的是好有一個勤務兵，好有一個人可以經常地派到家裏或莊院裏去察看耕種的情形。並且瓦爾夏，他早就脫離他們的隊伍，早離開那座橋了。他也沒有去搜索降落的傘兵，那時的命令可是很嚴厲，任何人都必須拿起武器對抗傘兵。他那時躲在葦塘裏，無疑地是因爲害怕，